

年

卷

期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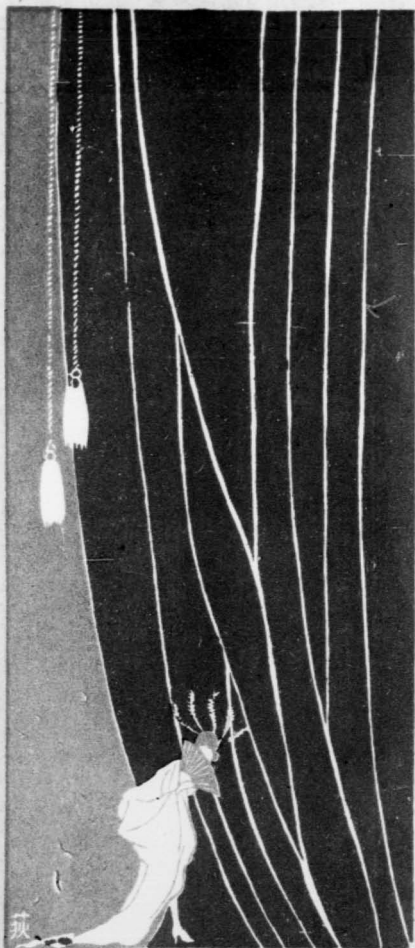
12

第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小說世界



瑛

第 第
十 十
二 五
八 期
號 出

The Story World

Vol. XV No. 12 (218)

March 19, 1927 十六年三月十九日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旅滬必備

實測 上海租界分圖

附地名檢查表

一册 一元

本圖依市廂租界區劃，實測調查，分別編製，計成總圖一幅，分圖七幅。所有新開馬路街巷，電車分站，船塢碼頭，以及大洋行大商店廠棧公園會館學校局所公署，無不列載。里名詳備，尤便查閱。未附地名檢查表，堪資考證。

袖珍 上海新地圖

甲種一册六角

乙種一幅三角

圖用彩色精印，久為各界樂用。茲據最近調查，詳加修改，道路街車學校廠棧等，無不載入。為便購用起見，分甲乙二種。甲種布裱精裝，摺成小册，極便攜帶。乙種單張裝套。旅滬得此一圖，不啻導遊良伴。

商務印書館印行

編者的報告

編者接到許多讀者的來信。說缺少本雜的某卷某期。託我們代他徵求。編者自當盡這義務。但有兩件事。須先向徵求者聲明。(一)因印刷的關係。我們接到此項信件後。不能即時登出。徵求者不要誤會我們不登。(二)通信地址最好是固定的。有許多人的通信地址。是暫時的。不是固定的。往往等到應徵者將該件寄到時。他的住址又改變了。當然是收不到。這真辜負了應徵的人。我想這一層務要請徵求人留意。

李叔同未出家時手寫詩詞手卷。本期已經登完了。下期登他出家後所寫的字。讀者注意。
下期小說可以預告的。有唐小圃、呂伯攸諸君的作品。雜文有文壇秘錄。民間傳說的故事等。

□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目錄 □

□ 圖畫 □

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之九

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之十

□ 文字 □

編者的告報.....編者

木頭阿連.....呂伯攸

中秋白馬湖望月(補白).....王元振

家庭教育.....唐小圃同譯
白澍田

羽素蘭(補白).....蔣瑞藻

飄泊後的歸宿……………陳琴廬

新秋(補白)……………李問貧

有意味之俗語……………秋山

啞謎(民間傳說的故事)……………呂伯攸

小通信(補白)……………編者

日本伊呂波歌……………查士元

他與她(長篇小說)(續)……………羅琛女士

階級國(今鏡花緣之七)……………胡寄塵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效力夫婦均屬相同

世醫洪澤如君聲稱如何治愈彼之咳嗽吐痰因念及夫人先由丸治愈血氣不足故也

福建廈門同安馬巷縣世醫洪澤如先生來函云鄙人業醫濟世研究醫理二十有餘年矣因用心操勞以致飲食不振發為咳嗽痰涎太盛四肢無力回思拙內頭眩耳鳴怔忡健忘筋骨酸軟種種血氣不足以下半打之多諸症之紅色補丸接續吞下大見功效予亦照將該丸服用不弱榮衛不足者有虛當以極力舉吞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天



世醫洪澤如先生玉照

下馳名世無其匹補血健腦之聖藥專治筋無力氣衰年斲傷胃不消化痛背酸痛腰楚對筋系刺痛症尤為神效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男女衛生小書奉送

奉送如欲索取可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奉各一本可也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之九

辭情款款融的迷香美玉堂
 飛鳳子高平
 子初尚去早信天津橋上杜鵑啼
 空
 梁上居月窺華髮無主行人唱大梁
 夢夢名家山渺何處沈風雨暮天西

春風

春風送。落紅堆明鏡。明朝白髮堆一鏡。

頭鬢一杯酒。南山採菊北山菜。
 秋娘鬢
 色嬌紅。行水難。子。建。以。流。昨夜三更
 至。母。因。夕。陽。如。血。染。接。台。

昨夜

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之十

昨夜星辰人倚樓
中庭涼月何悠悠
沈沈方保
身不認梨葉一
枝紅小秋

丁未

初夢

新知生於天地死風草不殊
何非妙蓮華
聞天不五
彌勒松房腰十圍
恩仇、若相忘 equal 明珠繞袖福臨新
紅塵三才里先之曰說水仙王

簋衣

簋衣一桁晚風輕整
銀鏡即眼明
倚爰兒心木石紅衫
燒子燭衣名秋于
深雨燕支瘦春入
歌信訴續於昨日
相思渺何許
莫若向老石家城



木頭阿連

(呂伯攸)

不知道是甚麼因緣，那短衣赤脚的大胖子阿連，竟得了我父親的信用了。那時，我父親正在精心地建築一個花園，砌花壇，選花種，十分忙碌。或者，就因為阿連熟於種植的常識，堪以充任他的顧問罷！

阿連本姓莫，我們家裏的人，都覺得他的軀幹擁腫不靈，而且又喜歡喝酒，喝醉了，便瘋癲得甚麼也不知道，所以大家漸漸地取消了他「阿連」的真姓名，誰都喚他「木頭」。阿連卻也會微笑點頭，領受這個含有侮辱意味的稱呼。

他對於種植的學問，雖沒有像日本畢業回來的農學士那麼淵博，但是，他能很詳細地識別異種的花草；尤其關於那珍貴的蘭花，他都可以叫出牠是「梅瓣」或是「宋字」……等等的名目來。

父親的蘭花，由木頭看准了買進來的，一共差不多值二三千塊錢；照例，木頭就可以得到很豐的一筆用金；可是，父親每次給他的時候，他總是說：「我用不着這些，你留着，你留着，隨時施捨給窮人們罷！還有一半，我們……」

父親知道他的命意了。「還有一半，當然是買了酒來喝，是不是？」要是這樣問他，他又是微笑點頭。

他天天到我們家裏來，替父親經營那個新的花園。他不受一些任何報酬，每天祇喝三次酒。有時，還沒有到喝酒的時候，而他忽然工作得狂熱而口渴了，他竟會偷偷地溜進我們的廚房，拿起酒瓶來當作熱水瓶。

我們卻都不覺得他那種粗暴的行爲，是可厭惡的，但覺得他是異乎尋常的好玩。

他在喝酒還沒有醉，正在微醺的時候，他也歡喜講故事給我們聽；不過，他每次所講的，祇有這

樣一個。他說：

「從前有一個富人，他每天的收入，多得不可以計算了；他祇是把那整擔的金子，銀子，隨時埋在他的後花園裏，天天這樣，月月這樣，年年這樣，計算起來，後花園的地底下，差不多每一方寸的位置，都被金子銀子佔據了；那富人纔叫工人發掘開來，要親自點一點數目。但是，工人一直掘到二三丈深，卻並沒有一粒金屑或銀屑看到，他所埋藏的，卻變了大大小小的許多石塊。富人吃驚道：『這金子銀子，怎麼變了石塊了呢？』齊巧他的兒子在旁邊，不覺哈哈地笑道：『金子銀子埋着不用，又和埋些石塊有甚麼分別呢？所以我已將你的金銀，分給朋友們，而換了這些石塊。——反正，你所需要的，祇要地底下有些東西埋着就是了。』——哈哈，富人的兒子是多們聰明呀！真的，一個人祇要自己工作的報酬，娛悅自己就夠了，何必要積蓄那麼多，多了，就應該施捨給人家……」

「甚麼叫做娛悅自己呢？」我們有時在他講完了同樣的故事，下了同樣的結論以後，便這樣地問。

「娛悅自己嗎？你們也許不懂！——譬如你們父親愛養花，他便分出他勞力換來的一部分，買

了花來玩……」

「哦，我們知道了，譬如你愛喝酒，就拿你的勞力來換酒喝，是不是？」我們因為他每次說過就忘記了，所以又故意打斷了他的話，代他這樣說，但是他終於笑了。

他喝醉了酒，常常呆坐在花園的井欄上發怔。要是我們走過他的面前，喝一聲道：「木頭阿連，跳老虎來不來？」他一定會說：「來，來！」即刻他便伏在地上，裝起老虎的樣子，東竄西突地爬着，引我們笑樂。

我們都覺得他是一個有趣的人。

一個冬天的傍晚，他仍是醉坐在井欄上。我們悄悄地打下了檐前的冰柱，用棉絲串了，做成功琉璃一般的東西，拿去掛在他的額前，一串串丁丁璫璫地垂下去，垂下去，像是一個新娘的鳳冠；我們就叫他新娘子，他祇是微笑着，裝出嬌聲來答應我們。

忽然門口起了嘈雜的聲音，他霎時又改變了方纔柔媚的態度，很迅速地站了起來，竟來不及除去他額前的冰柱，急忙趕了出去。他說：「一定是發生了甚麼意外的事，我們怎麼可以不去幫助

呢？」

我們跟他走到門外，纔知道是一個瞎眼的老乞丐，不知怎樣失足落在河裏了。那時雖已被人救了起來，但是他那件七洞八穿的破棉襖，已經浸得水淋淋的了。

老乞丐坐在地上顫抖着，顫抖着，嗚嗚地哼個不住，使看的人都有些瑟縮不寧，祇是沒有一個能援助他的。

我們的木頭阿連，這時大約有些忍不住了；他卽忙把自己身上所僅有的棉襖脫了下來，脫得赤裸裸地；但見他那壯健的肌肉，在傍晚的寒氣中閃耀着。他一邊又替老乞丐解下了濕衣，毫不介意地把自己的衣服給他披了上去。

「木頭，你自己呢，不怕冷嗎？」旁邊看的人問他了。

「我怕甚麼！我年輕，祇要喝下四兩高粱，便會暖了！」木頭阿連微笑着，拿了那件濕的破棉襖，回進了我們的花園裏。

他真的將他放在牆角邊的一個酒瓶拿出來，嘴對着瓶口，咯啾咯啾地喝下了半瓶高粱，然後，

用了些廢木料，燃起一堆火來，把那件溼的破棉襖烤得半乾了，他纔穿着回家去。

在這冬天，我們的花園，不久便完了工，木頭阿連的足跡，就不見他再踏到我們的門檻上來。

第二年的初夏，我們正因為塾師李先生患了病，天天閒散着，儘是在家裏瞎鬧；不料那久不見面的木頭阿連，卻又突然地跑了來。

「木頭，你這一向在那裏呀？」我們都表示歡迎地叫了起來。

「我，天天打你們門口走過，祇是沒有事，所以不走進來！」他回答。

「那末，你今天可有甚麼事了？」

「我記念你們，來看看！並且這幾天桃子已成熟了，在我們城外，滿眼都是；嘿，一樹樹掛着半紅半綠的球兒似的，真有趣呢！——你們可要跟我去摘些回來？」

阿連這段藝術化的敘述，彷彿就是引着我們到城外去的誘惑，孩子們的心是個個給他掏去了。我們都歡躍起來道：「要的，要的，我們跟你去罷！」

他攙着我們一路走去，不一會，便已出了戶門，在那裏，雖然僅僅是一道城牆的阻隔，但是，在那

水上低掠的鷺鷥啊，芬芳撲鼻的油菜花啊，老牛負着的在轉動的水車啊……沒有一樣不使我們感着新奇而留戀。

走進了一帶短籬，果然便有無數的桃樹——結了碩大的果實的桃樹，發見在我們眼前了。

「你們就在這裏站一會，讓我來採給你們罷！」木頭阿連從草堆裏尋出一根上端縛着鈎子的短竹竿來。

「木頭，這些桃樹，可都是你家的嗎？」年紀大些的G哥說。

「不，不，你們說得輕一些罷！」他向籬外四下張望了一回，「這塊地，是我父親的；籬外那塊種着油菜的，是我兒子的……」

木頭阿連已偷偷地在開始摘桃子了。

「木頭，那末你的呢，你沒有地種東西嗎？」我很能容納他的囑咐，便輕輕地問。

「我們早已分了家了！」他指着直對小池的方向道：「喏，那邊那塊築着一個很大的墳墓的，本來是分給我的；但是，我早已買給城裏的李公館裏了！」

「呀，可惜這一塊地，將牠種桃子，油菜，不好嗎，爲甚麼買去了？」G哥慨嘆着。

「你們不知道，那一年，城門口的王阿生——是一個忠厚的農夫——一家七口都病倒了，他們沒有錢，誰都不去顧問。你們想，我能這樣冷眼看他們嗎？但是，我也沒有錢，所以我祇得賣了這塊地……後來他們接連死了五個，一切醫藥喪葬，都是我替他們辦……啊，真的，他們是可憐無能力的人，我怎麼可以不幫助他們？」

桃子已經滿滿地裝進了我們的口袋，我們津津有味的咀嚼着，誰也不耐煩去聽他那種沒意思的話。

靠左邊的草舍門，驀地開了開來，接着，走出一個白鬍鬚的老人來，他的脊柱骨雖然微微地有些曲着，可是，他那兩條褲腳捲得很高的壯健的腿，仍是十分壯健，他是吃了自然的滋補劑的高壽者了。

「誰在摘我的桃子啊？」老人伸長頸子向籬內望着，「喝，又是阿連，該死的，你這個敗家精，事情不曉得去做，儘是偷偷摸摸地偷了東西去送人。像你，餓死有分！」

老人已氣憤地走進了短籬，不住地咕噥着，木頭阿連卽忙放了那根短竹竿，向我們道：「啊，父親來了！」一面他又迎上去道：「城裏的小朋友們，偶然來摘幾個，橫豎你有這樣的多，不應該分些給人家嗎？」

「此刻我且和你講桃子，你昨晚倒底在那裏？」老人更加發氣了。

「在城裏！」木頭阿連囁嚅着。

「你這個該死的，你兒子辛辛苦苦地積蓄了一百塊錢，放在箱子裏，昨晚不見了；要不是你拿的，更有誰呢？」——說出來，你在那裏化掉了？」老人走上前來，拖住阿連的衣襟。

「這……這……是我拿的，我又不賴，何必拖住我呢！……呵，告訴你罷：昨天我在城裏遇到一個女人，她因爲家裏遭了火災，燒得一些東西也沒有了，儘是在街上哭喊着，要賣去她那三歲的小女孩呢；但是，街上的人都望着她笑，誰也不去理她，你想，我能忍得住嗎？所以……」木頭阿連很強硬地還想敘述下去。

「好，你會拿了人家的錢去做人情，我倒要問問你呢！」老人緊緊地拖着阿連，向草舍裏走去。

我們幸虧有認識路的G哥帶領着，總算每人裝着滿袋子的桃子，懷着恐怖，進了城，到了家。這一夜，我們都十分繫念着那仁慈而博愛的木頭阿連，不知他父親後來怎樣處置他的？

又是半年不見木頭阿連了；有時日門外賣菜的鄉人們，走過我們門口，我們總向他探問木頭阿連的消息，但是，他們都說：「他自偷了那一百塊錢以後，永遠被他父親，用鐵鏈子鎖在草舍中了！」這一年冬季，我們鄰省又鬧了兵災，因此，城裏各處鬧熱的市場和廟宇，都陳列着鳩形菜色的難民們，啼啼哭哭，真是觸目驚心。——尤其是我們間壁那個藥王廟裏，差不多擠得沒有一塊隙地了。於是，累得那些所謂慈善大家的，借此題目，都大忙而特忙起來。

在我的記憶中，彷彿是灶神上天那天的下午；我們巷口的一位私塾教師宋先生，也居然挾着捐簿，頂着一個慈善家的頭銜，上我們家來募捐了。

本來，父親是來一個應付一個的，何況宋先生又加上一層鄰居的情誼，這是無疑的，十塊錢的一張鈔票，很活潑地從父親的袋子裏，到了宋先生的手提箱裏。

我每次總懷疑，那些捐簿上的許多「無名氏」，將來在總報告上，倒底有誰知道，自己是那一

個「無名氏」呢？譬如甲寫了無名氏捐洋五元；乙寫了無名氏捐洋五元；以及丙、丁……要是那大慈善家祇報告了其中的一個，又有誰知道，自己沒有被報告出來呢？但是，父親說：「我們做好事，祇要盡了心，就算了，至於他們作不作弊，正無須我們去問！」這是可以代表一般的輿論的，我是無力反抗，祇是懷疑。

當宋先生笑嘻嘻地恭維了幾句，得了勝利奏凱回去的時候，我照例要跟着父親，直送那客人到大門口的。

「破鈔，破鈔！」

「勞駕，勞駕！」

父親和宋先生正在打恭作揖，互相謙讓，我瞥眼就看到那河沿石欄上坐着的一個人；那個胖胖的人，正是我久已不見的木頭阿連，我不覺十分地欣悅了。「木……」我還沒有叫出口來，那木頭阿連卻一點不遲疑地站了起來，他一邊捲一捲他的袖口，彷彿始終沒有看見我們一般的，他祇是瞪着眼睛，望着宋先生手裏的手提箱；因此，連我要向他問「甚麼時候恢復了自由」的話，都沒

有機會。

他惡狠狠地趕了過來，完全不像他平日那種慈愛和平的神氣；他不住地吆喝着，霎時奔到宋先生的面前，施展他那蒲扇一般的大手，很輕易地將那手提箱奪了過去。

「哼，你們這種人面獸心的東西，卻借了難民的題目，在填塞自己的腰包；哼，現在不勞你們費心，還是讓我去直接分給他們罷！」阿連冷笑着，已飛一般的奔進我們隔壁的藥王廟裏去。

宋先生突然吃了一驚，不覺直跳起來，高聲地嚷着道：「捉強盜，捉強盜！」

街上過路的人，頓時驚惶失措，卻跟着那狂人般的宋先生，走進了藥王廟裏；祇見阿連已打開了手提箱，隨手拿出了裏面的銀洋和鈔票，正在慷慨地賜與那些難民們。

「捉強盜，捉強盜！」

宋先生仍舊叫喊着，接着便有一隊荷槍實彈的警察，如臨大敵地衝了進來。等到手提箱從阿連手裏奪過來時，所有的洋票，卻已飛去了一大半了。——自然，一部分的難民，總算受了他一些實惠。

木頭阿連絕不掙扎，他祇說了一句：「我代他分散不是一樣嗎？」便呆呆地站着，聽憑那些虎狼般的警察們，將他捆起來，簇擁着，押出藥王廟去了。

木頭阿連便下了模範監獄。

當那些難民們，從宋先生手裏，每人得到一個實心饅頭的時候，宋先生的破棉袍，已變了鐵機花緞的面子，而且裏子上也多了些雪也似的白羊毛了。

木頭阿連在獄中，每餐他聞着那碗黃糙米飯的香氣，他總是歎歎着說：「我能夠以工作養活我自己，何必來吃這現成飯！外面的窮人和老弱的這樣多，要是拿去給了他們，不是好得多嗎？」

中秋白馬湖望月

(王元振女士)

中秋月。何圓潔。清輝萬里渾無缺。今宵月。何朗徹。白馬湖中清欲絕。湖水盈盈往復迴。疎星點點明還滅。風吹楊柳當空舞。撩亂清光時飄忽。四野蟲唧唧。隔湖山屹屹。我欲與之神恍惚。此間月。不可說。湖上徘徊總愉悅。嫦娥如肯忽飛來。便合相攜登月闕。閨中少婦關山客。對此應教憶離別。春草碧色水綠波。相思都化啼鵲血。願月永光明。願花莫摧折。月明花好春復秋。天心庶幾舒民疾。無邊戾氣盡消釋。蓬萊不遠。人人可以換仙骨。

困 難 之 時

語云殷憂啓聖。是謂人在困難之時。更可激發其志氣。以趨前進之途。其視平時更爲有益。譬如儲蓄一端。愈當困難之時。愈不可少。故其志愈當堅定。其中關鍵。祇在擇儲蓄機關中。穩固可靠。而有確實之憑證者。則儲蓄之後。自然於人困難之境。大有裨益。本會保障儲款之準備金。已達一千七百八十餘萬。卽此一端。穩固可靠。已可概見。凡在今日而能深知儲蓄爲不可少者。請速來入會。此佈。

上海法租界多亞路七號

萬 國 儲 蓄 會 啓

詳 章 函 索 卽 寄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新撰小說

言情

- 飛絮欺花錄 三冊 七角
 僑踪萍合記 二冊 四角五分
 三人會 三冊 六角
 碎琴樓 二冊 六角
 大木 六角
 小木 三角五分

教育

教育部
獎馨兒就學記
一冊 三角五分

女學生
一冊 二角五分

小學生旅行
一冊 一角五分

教育部
獎埋石棄石記
一冊 二角五分

教育部
獎孤雛感遇記
大木 二角五分
小木 一角五分

醒遊地獄記
一冊 一角五分

掃迷帚
一冊 二角五分

瞎騙奇聞
大木 一角五分
小木 一角

二女懺情錄
一冊 二角五分

社會

俠義佳人 初集 七角
中集 五角

文明小史 二冊 一元

茶寮小史 一冊 二角五分

新舊家庭 正編各二各四角
續編各二各四角

海上繁華夢 初二集 各五分
後集 七角五分

金陵秋 一冊 四角

僊城奇案 二冊 四角五分

蔓尾毒 二冊 五角五分

黃海風濤 一冊 一角

市聲 一冊 五角五分

學究新談 二冊 六角

慘女界 二冊 八角

玉佛緣 一冊 一角五分

老殘遊記 二冊 小木三角

△此外尚有多種不克備列欲知
詳細請索閱本館圖書彙報



家庭教育

(俄國霍柴甫著)

唐小圃
白澗田 同譯

瓦鴉是個中學校的學生，當他赴學校應希臘文考試之前，希望上帝的靈光加被，遍與聖像一的接吻；祇因他對於希臘文這門功課，從來就不甚了了，欲應考試，簡直沒有絲毫的把握。所以在考試之前，已經把他嚇得腹中翻滾不止；一顆心跳躍得要從喉嚨裏奔了出來；並且覺得滿腔子裏直冒寒氣，彷彿失了知覺一般。他拿不定今天的考試，能不能得個三分，或是得個二分（當年俄國學校考試以三分為及格分數）因此他屢屢跑到母親跟前，求她替他祝福，一連跑了六七次；臨上學之際，他又求姑母替他祈禱。走在路上，見了個乞丐，他還給了他兩個戈比，希望用這兩個戈比贖了他已往之罪，庶不至於考試之際，受那不識不知的困苦；尤其希望上帝，鑒其施捨的精誠，不要使文字之神，賜給他那「二分」的數目字。

他由學校回家很晚，大約已經到五點鐘了。他到了家，便走進自己的房中，悄悄的躺在牀上了。他此刻的瘦臉上，越發的青白，通紅的眼圈，在四周又添了一重晦黯的黑色。

母親來到他的牀前問道：「喂！怎麼樣啦？得了幾分哪？」

他聽了這話，立刻眼珠一轉，口角一裂，就哭起來了。他這一哭，把母親嚇得變了顏色，張開大嘴，把兩隻手叭叭的拍得山響；因此她手中拿着正在縫補的小褲子，也不知不覺落在地下了。

她又問道：「你爲什麼哭啊？莫非又沒及格嗎？」

瓦鴉哭着答道：「誰說不是呢？簡直的要我的命！得了個二分……！」

母親一聽到二分，立刻勃然大怒道：「我早知道是二分哪！我的預料，就是那樣啊！唉！上帝呀！你怎麼會沒及格呢？倒底是爲什麼呢？考的是什麼功課？」

瓦鴉見問，便斷斷續續的說道：「希臘文……母親！他問……問我「Доро的將來時候，是什麼？」本應該說「Апсоман」然而我……我沒有說，卻說了「Опсоман」了。後來……後來我知道最後的拼音，若是長音的，是不應當點重音的；然而我……我害怕了……忘記 Альфа 這

個字，是長音字……竟拿起來，點了重音。後來阿爾他謝索夫又命我數數複組字的附和詞……我數着數着，一不留神，竟和代名詞混雜了……弄錯了……他就給我批了個二分……我真是……不幸的人啊……我會整夜的用功……我會整星期的四點鐘就起牀……」

母親聽到此處，便把他攔住，說道：「不然！這不是你的不幸，實在是我的不幸。下賤的奴才！實在是我的不幸。我期望你很深，我使你循着等級，入正途的學校，以求深造，將來可以成個人才；誰知你是下流貨，簡直的是竹頭木屑，是個廢物，使嫉妒我們的人，樂得說些現在的話。你這樣的幹，簡直的把我揉挫壞了！我時常爲你流淚：我哭你的無意識，我哭你的無理性。把我揉挫得腰彎心痛，如同受罪一般；可是你呢？你倒是用功啊！你倒是勤學呀……」

瓦鴉說道：「我……我不是不用功啊！我不是整夜的……用功嗎？這不是你老人家親眼見的嗎……」

母親說道：「得啦！得啦！不要說啦！我現在沒有別的希望；我祇禱告上帝，快快的給我送死來罷！怎麼慈悲的上帝，竟不給我這罪人送來呢……你真把我折磨死啦！人家的孩子，都是個好孩子；惟

獨我的孩子，一個，——獨一個，卻一點出息也沒有，一點前程也沒有。我能打你，也早就打你了；可是我那裏還有氣力呀？聖母啊！我那裏還有氣力呀？」

母親說着，就撩起衣襟，把臉掩上，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瓦鴉見母親哭泣不已，直把他憂愁得在房中來回的轉磨；最後把自己的腦門子，貼在牆上，默默無言。

正在這個當兒，姑母走進房中來了。她一見這種光景，就猜着是因為什麼了；所以他的臉上，登時也蒼白起來，拍着手說道：「哦……我早就感得前兆了……我直愁悶了一早晨……就是怕有什麼禍事發生……誰知終歸是發生了……」

母親聽了，便接口說道：「好個折磨人的強盜啊！」

姑母立時向她撲了過去，並且忙把頭上珊瑚色的手帕，扯了下來，滔滔的說道：「你為什麼罵他呀？那是他的錯處嗎？那實在是你的錯處！不是你一定教他進中學校嗎？你想想！你是士族女子嗎？既非士族女子，卻硬要往士族裏鑽，那……有這麼容易的事？難道成個士族，就這麼容易嗎？你當時若是按照我的話，把他送進商業專科……走簿記那條道路，像我的闊嘉似的，多麼好啊……你看

看闊嘉現在每年有五百元的進款呢！五百元是鬧着玩的嗎？誰知你偏不聽我的話，弄到現在，把自己也累壞了；因為研究學問，把孩子也累壞了。你看他面黃肌瘦，咳嗽不止，已經是十三歲的孩子，卻還是像十歲的樣子。」

母親聽了姑母的話，連忙說道：「不然！不然！我的可愛的拿思鉛！這實在是他有意揉挫我，我短打他的緣故啊！本來應當這麼着實的打他！」她說着，便舉起手來，向她兒子說道：「我敲你一頓罷！可是我那裏有這氣力呀？在那小的時候，人人都告訴我，「打，打，」我卻沒聽人家的話……沒想到，現在我可受了罪啦……你站住！我剝你的皮！你站住！」

母親說完這話，便用那被淚浸濕的拳頭，向瓦鴉虛晃了一晃；隨後就哭着，向租自己房住的那位庫物羅索夫先生的房中去了。

庫物羅索夫是個博學的人，並且賦性聰穎。一向說起話來，總是由鼻孔裏，向外發音。他洗臉喜用特別的香皂，不論是誰，來到他的房中，一聞見那香皂的奇異香味兒，都是要打嚏的。有時他用洪亮的噪音唱起歌來，的確是調門兒很高。雖在齊期之內，也是永吃葷食。他很自命不凡，總想得一個

博學多聞的佳耦；所以他在這所住房之內，真算是個最漂亮的人物呢。

此刻庫勃羅索夫正坐在書桌後邊，讀舞蹈自習書呢。母親來到他的房中，便流着淚向他說道：「先生！你本是仁人君子，求你作點功課，替我管教管教我的兒子罷！我是個薄命的人，自己的氣力，已經來不及了！你信不信？我自己的氣力，已經不能懲罰他，是因為我的身體太軟弱了。你既爲人正直，而且文雅，就懇求你替我打他一頓罷！請你千萬看在我病婦面上，不要推辭！」

庫勃羅索夫聽了，立刻雙眉一皺，從鼻孔裏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又敲着書桌，沉思了片刻；隨後便一邊歎息着，一邊走到瓦鴉房中。

他見了瓦鴉，便說道：「可惡的少年哪！凡是教訓你的，可以說那是給你學問，給你道路，你爲什麼不知自愛呢？」

諸如此類的話，他反覆說了半天，稱得起是長篇的大論，整部的訓詞，既提醒瓦鴉的學問，又指導瓦鴉的世故。

他望着瓦鴉說道：「唉！少年哪！少年哪！」

他訓誡完了，便由身上解下皮帶來；又牽住瓦鴉的手，對他說道：「對付你這樣的少年，不如此，是不成的啊！」

瓦鴉到了此時，居然老老實實的，伏下身體，一頭撲在庫勃羅索夫的膝上，並沒有一句反抗之言；祇見他那粉紅色的大耳朵，在那鑲着米色邊的新毛布褲子上，瑟瑟的顫抖而已。

當晚就在家庭會議席上，決定把瓦鴉送入商業專科。

(完)

羽素蘭 (花朝生筆記)

(蔣瑞藻)

明羽素蘭女士。不詳其邑里。或曰吳人也。解音律。推律得羽聲。遂自命爲羽氏。復能書。善畫蘭。明窗棗几。詩蘭藝菊。吟詠不輟。故以素蘭自號。天啓七年九月中夜漏三下。不知何人磔殺之。人奇事奇。良足傷已。遺詩若干篇。好事者序而刻之。余愛其落花云。一自相從十八姨。春山遊遍故枝移。撲簾時助嬌娥繡。點硯常窺騷客詩。國色尙存衣帶引。清香不改月明知。蝶來北苑蜂南去。誰向樓頭話別離。又昨

日層岡今曲隄。乍看誰信舊成蹊。儘教拂掠隨鴉陣。怪道顛狂伴燕泥。蔡琰忽驚歸異域。西施空自憶耶溪。人間離合渾無定。免去烏來到處迷。又一憑風勢自徘徊。吹墜東籬成錦堆。無語對人羞糞土。有情留別向莓苔。掉頭猶望君王幸。舞袖還隨歌扇開。誰道趙家身似燕。不飛金屋委塵埃。又纔向詩人又酒人。半留窗屋半鋪茵。自來姣好根荑薄。卻爲輕狂轉盼頻。任是穠華迎淑景。也應飄泊到殘昏。青陽若得常如舊。子建何須賦洛神。又金粉漫天曉日曛。韶華憑爾寄殘痕。沾衣不溼風如霰。點案無聲蝶亂翻。身在紅塵心戀樹。朝依綠葉莫歸根。人生聚散雖春夢。覺到拋離更斷魂。又幾回牆畔逐飛翰。吩咐流鶯莫報歡。憶昔曉妝爭日麗。而今夜雨又春殘。每遭俗客呼童掃。曾得遊人帶笑看。惆悵紅顏何處去。青山依舊路漫漫。又豈愛春遊學浪仙。一心常繫故枝邊。如奔似逐皆無奈。送雨迎風也可憐。遙望陌頭悲柳絮。點殘紅葉亂雲箋。離情不與春霞盡。翠雁鈿蟬到處天。

飄泊後的歸宿

陳琴廬

屋瓦上的碎雨聲，一直從黃昏灑到初更時分，沈勤伏在雨窗下，那支筆也寫了沒有停。他的夫人在樓下把她的最小的孩子送到牀上去睡了。她也就一步一步上了樓梯，走到沈勤身邊，看看他的稿子做好沒有。見他還沒有結束，她便跑到火爐前，把爐內的火撥大了些，添了些炭，很靜的坐下。去偎火。好一會沒有聲響，等沈勤把筆一擲，抽了一口怨氣的時候，他的夫人道：

「做好了來烘一烘火，停會子把密司許那封信復一復罷！」

他回轉身來，從架上取了火柴，燃了一支香煙吸起來了。一面吸，一面說，「你也太懶了！連給自己朋友的信，也不肯動筆了。」

「因為那樣費筆墨的話，不容易說得婉轉，你寫比我少吃些力。」

「祇是密司許的來信，我還沒看見，怎麼復法？拿來我看一看再說。」

他的夫人便離開椅子下樓去，拿了一封鋼筆寫的信，信封也是西式的。另外挾了些綠色毛冷和兩根打毛冷衣的針，便坐在火爐旁，替她的小女孩子織毛冷襯衣了。

沈勤接着許女士寫的那一封信，抽出一疊信箋，上面寫的是：

「鏡衡吾姊——

在這春寒未盡杏綻微紅的時節，不知道你已隨你的愛人同道出了可戀的家園沒有？你那整潔的小家庭內住了幾宵的我，現在又飄泊到天涯了。前夜在鳩茲冒着小雪回到旅館的時候，因為朋友和舊日老師都沒有訪得着，懷喪而歸。足踏進了五十號的小房間，心裏突然觸起在你家和你的小超兒共宿的情形，多麼可愛的紅圓的腮龐，我一握着她的小手，就要笑了，因為她太像你了，簡直是你脫下的小模型。我坐在旅館裏的鐵牀上，孤枕悄倚，微誦著杜牧「旅館無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燈思舊事，斷雁警愁眠。」的句子，更是迴腸欲絕！假使真有一陣秋雁的鳴聲，那真個要逼我雙淚齊下了。我曾向你說過，早春作客，比起晚秋作客，少許多淒涼

滋味。那便是這個原故。自然你是在溫柔鄉過慣了的人，不能了解我這些話。」

沈勤看到這裏，笑向伊的夫人道：「你能不能了解她這些話的況味，密司許境遇可憐，寫起信來，也便是淒然欲絕的。」沈鏡衡也歎道：「我原是如此說。言爲心聲，她心裏鬱鬱地，當然說說話來，要帶些不快之感。不過她可以說是生性如此，從前和我同學時候，她父親還在任上，家庭不是很美滿嗎？但她在學校裏做些小品文字給國文老師改時，國文老師總說她不離落葉飛花，語多衰颯，青年女子，慣有這些口吻，大非吉兆。不想她現在境地，真個有些和落葉飛花彷彿了。」

沈勤再翻過一頁繼續看去，

「我別了鳩茲，到此地已是三四天了。回想在路上受人欺騙，真得氣憤不過！述出來告訴你，你還是憫我好，笑我好呢？從P埠到N埠的渡江輪上，下船最擠的當兒，我一隻手握著煙篷邊的鐵杆上，忽然被一個不相識的男子，狠狠的捏了一把，我把手一鬆，他又有一隻手摸上我提小皮包的右手了。那人既不是扒手，又不是腳夫，我重重地啐了他一口，他反涎皮死臉的望着我笑。當時人很擠擁，沒有留意的，不然，我真無地自容了。後來我坐定了，他又前前後後的轉來轉

去！人做到了女子，真是罪過，尤其是孤身作客的女子，不如死去，省得遭惡人的仇視！鏡衡，你出門的時候，有沈勤左右照料你，是何等的幸福呢！

我的親哥哥親舅舅，都各自為財忙去了，那裏記得起一個學看護的賤女子呢！假使路途上有一個親人送我，也免得避人如蛇蝎了。我記得在小學裏，自己以為是小姐，人家也百般的尊重我的小姐身分，遠不上幾百步，總得有老媽子送，每到人前，誰不嘖嘖稱羨，拿另眼看待我。不想父母死了以後，一跌再跌，竟將他倆從前寶貝似的女兒，跌成世間最下賤的人兒了。否則，怎樣受了人家的委曲，只是悶在心裡！

親愛的鏡衡姊！我從前不也曾告訴過你嗎？前年在紅十字會醫院時，有一個無恥的學生，借着 patient 的資格，可以與女看護接近，便在病室裏狐媚我，竟然向一個從無關係的女子，求起婚來。你不曾說這實在是個大笑話麼？那裏曉得這實是平常的事哩！有好多淺薄無行的青年，依託着微疾，便進醫院，好藉此避幾週學校裏麻煩的生活。他們的目的，乃是要尋幾個空得齊整一點的看護婦照料他們，可以解解悶兒。姊姊呀！懷着這樣心術而來的人，豈不是

把我們當看護的做倡優般看待嗎？照大道理說，做看護的人，爲的救世而服務，爲的愛羣生而服務，卽不然，亦是爲職業問題生活問題人格問題而來的。萬萬不是浮薄少年的玩物。後來我憤上海地方，五方雜處，歹人太多，就遷到此間來。我抱定宗旨，不肯做寄生蟲，苟延殘喘，在紅十字旗幟下，做一個比較有目的有人格的女子。我因爲環境的關係，直欲賤視世間一切的男子，世間的男子，有一大半沒有脫去原始的獸性，我不是說女子獸性完全脫去了，不過我們至少可以說女子脫去了十分之九的獸性，男子只能脫去了十分之一的獸性。這是從社會上各方面可以證明的，譬如野心，殘忍，猛烈的事，都是男子做得比較多些。至於有些例外，卻不在我這個話範圍以內。」

沈勤看到這裏，嘆嗤笑了一聲道：「好罵！好罵！這是憤激之談。」他的夫人道：「你要注意到有「例外」二字。」沈勤再朝下看。

「我自從十六七歲時起，一直就抱了獨身主義到現在。始終沒有改變我的思想，方針。你該可以相信罷！雖然「悽惶」「寂寞」等等的況味，有一點令我難耐，但是我的毅力，我的勇氣，我的百

折不回的傲性的確能打破那些不相干的糾纏。

一個孤單單無牽無掛的女兒身，一死最爲乾淨，世界上沒有一件是我捨不得的東西，萍飄蓬轉而後，無論海角天涯，都足以爲我的葬處。目前在人海中蕩來蕩去，只是要完我做人的責任，雖未能真救多少人，卻是上帝的命令，也不能違拗的。寫得多了，話就有些累贅，不過在此累贅話之中，可以稍能窺見我的人生觀和生活的狀態，想或者也是你所願看的。

請你替我問候沈勤先生和其他知我的人。你的超兒新兒都好！

妹許飛瓊寫於十四年二月十六日之夜。蘇州。

沈勤看完了這封長信，深深的抽了一口氣。向着他的夫人說道：「密司許真是個竇然獨立的好女子！由此可以想見她的意志氣概，只有令我敬畏的分兒。怪不得你想復她的信無從下手哩。勸她罷，實在不曉得怎樣勸法？鼓勵她罷，更用不着我們去鼓勵！若是輕描淡寫的覆她幾句，又覺得對不住她的這封千言書。我做文章從來不怕難題目，今朝卻有些令我爲難了。」他的夫人笑了一笑道：「你平常好談哲學，好談人生觀，你不如就和她談談這些，她還歡迎些。不必安慰她，她會因你安慰反惹

起傷感的。她抱獨身主義，也不是一年了！不過我不大相信她真能到底不懈的抱獨身主義，因為我們做女子的弱點，我是知道的。」

沈勤呵呵的笑了，一面將香煙頭子拋到痰盂裏去，一面從抽屜裏拿出幾張有色花箋，抓着剛纔做文藝的筆，寫起復信來。嘴裏說道：「我就做你的口氣了。」他的夫人點點頭，忽然樓下臥室裏新兒從睡夢裏醒了，大哭起來，沈夫人便趕快下樓去照料她的心愛的小寶貝去了。

第二年的春天，沈勤在上海一家書局裏當編輯，攜了他的家眷，在上海住家。春假到了，他向書局請了幾天事假，偕着他的夫人和新兒到蘇州去旅行，超兒留在家裏，叫老媽子照料。超兒雖不願意，但是她最聽從父母的話，又因為同居有好幾個小伴在一塊兒頑，也不孤單，好在爸爸和媽媽三四天兒就回家，她也肯在家裏不去了。

乘九時三十分出發的車，十一點多鐘就到蘇州車站了。沈勤和妻兒一共三個人，坐上一輛馬車，直向闔門馳去，一路上細柳披風，古城傍水，車馬往來，鬢絲花影，說不盡繁華氣象，旖旎風光。最奇

怪車從橋上過時，橋下有許多市房，面對面的排着，好像在屋頂上馳過一般。沈勤因而想杜荀鶴送人遊吳詩「人家盡枕河」「水港小橋多」等句之能寫實。車到了閩門外，他們便在三新旅館住下了。

植樹節本來是遊春的好日子，這一天真個是士女如雲，馬龍車水，一對對的如花美眷，裙屐連翩，還有些妙齡女郎，跟着她們的阿娘，也忙着到虎邱上天平去尋幽選勝。沈勤偕着他的妻兒往留園裏賞鑒了一回古樹怪石，又向西園去。正坐在放生池前廳堂上吃茶，遠遠地望見一個西裝少年，挽着他的愛人，從九曲欄杆上緩緩的行來。少年手裏拿了一付柯達拍照機。叫他的愛人坐在池邊桃花樹下一塊山石上，他自己在對面拿着小拍照機，向着他的愛人拍。新兒捧了一塊餅子，要擲到池裏給魚吃，沈勤夫人便抱了他走到石欄前去，忽然看見那坐在石上拍照的女郎迎面行來，沈勤夫人不禁失聲叫起來說：「這。不。是。飛。瓊。妹。妹。嗎？」

那女郎也呵呵地笑起來，便走上前一把握住了沈勤夫人的手道：

「曉英姊姊！你幾時也到蘇州來了！沈先生呢？」

「他在裏面吃茶，我們廳裏去坐細談一會罷。」

飛瓊道：「新兒這麼大了！小超沒來嗎？」說着，那位西裝少年也跟了進了茶廳。沈勤在廳裏迎了出來，見着許飛瓊呀然道：「啊呀！密司許！久違久違！」

飛瓊也忙着說：「今日真是奇遇！」便一面介紹那位西裝少年說：

「這位是密司忒鄭，在此地S大學教書。」又指着沈勤夫婦向那位少年說：

「這便是我常常和你說的沈先生。這便是沈師母和她的令郎。」

沈勤和鄭先生也彼此互道傾慕底接談了一回。原來許飛瓊去年夏間在醫院裏新和S大學教授鄭先生相識了以後，便在去年聖誕節和鄭先生在S大學的禮堂上行了結婚禮，現在正是新婚燕爾的時期哩！

沈勤夫人悄悄地拉了許飛瓊的手笑說道：「你該已拋棄了你的獨身主義了吧！」

許飛瓊紅了一紅臉，便也嘻然道：「人生都有個歸宿，我和密司忒鄭的結婚，便算是我飄泊後的歸宿了。」

(完)

新秋

(李問貧)

(一)

豆棚下唧唧的蟲聲，

繁冗而饒幽趣，

我們清談的時候，

他一點不來侵犯我們。

(二)

樹枝裏的月光透過來，

滿院涼陰，

裊裊的柳條兒，

在微風裏蕩漾着；

非常舒適呵！

柳兒呀！

我也像您那樣舒適。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新譯小說

■ 歷史 ■

- 清慈禧太后畫像記 一册 三角
太平天國外記 三册 一元
教育部褒獎鷹梯小豪傑 一册 三角

■ 探偵 ■

■ 言情 ■

- 奇瓶案 一册 四角
英倫之女賊 一册 三角
美人唇 一册 角
納里雅偵探 一册 二角
秘密社會 一册 二角
雙環案 一册 二角
女海賊 一册 二角
剖腦記 一册 二角
七醫士案 一册 一角
乳姊妹 二册 五角
綠陰絮語 一册 二角
牧羊少年 三册 八角
蛇環記 一册 二角

■ 政治 ■

- 英德戰爭未來記 二册 六角
俄國立憲史演義 二册 五角
義俠效順記 一册 二角
棠花怨 一册 四角
教育部褒獎 二義同囚錄 四册 九角
社會世界著名之大騙子 一册 三角
神荒唐言 一册 一角
科學空中飛艇 二册 三角
家庭兒童鑑 一册 二角
哀劫花慘史 一册 一角
教育少年旅行譚 一册 三角
筆記秋鏡譚層 一册 三角
情俠賊小史 一册 二角



棕欖玉容霜之

效用

敷粉之前。若先輕擦玉容霜。必能分外鮮艷。不含油質。皮膚多油者用之最宜。保護皮膚。不受風日之侵。而免起縐及雀斑膿疹等病。已患者能即消除。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啟



有意味之俗語

秋山

俗語有不可解者。然亦間有含極精確極深奧之意味者。惟常人不甚注意耳。今以思想所及。爲記兩則於此。江浙間稱時鐘四十五分爲一刻。廣東香港則稱四十五分爲一角。刻爲時刻之刻。角則似無意義。而不知角字比刻字尤爲確切。蓋十二句鐘爲一圓周。卽三百六十度。四十五分爲一周之四分之一。卽九十度。亦卽算學中之直角。凡角雖不限於直角。然惟直角爲正角。故稱四十五分爲角。非無意義也。

因此吾又涉及銀幣。今日通行之小銀幣。稱爲角子。其角字亦卽從此得來。蓋二三十年前上海猶稱

兩角（今通稱雙角）之小銀幣曰四開。一角（今通稱單角）之小銀幣曰八開。八開爲四開之半。而即根據於四開而得名。四開者。即表明爲一枚四分之一也。全枚平均四分之一。每份所有之角。爲九十度。故曰四開。又曰角子。不然。四開之名何解。惟由此言之。則最初之雙角。每四個即可兌大洋一枚。事實是否如此。未及查考。然四開八開之名。確是有之。倘否認此說。則四開之名。何自來乎。

今人通稱物件曰東西。由來甚久。亦甚普遍。然究未知其何解。古人有解之者。謂不稱南北而稱東西。因南方屬火。北方屬水。水火不須購求。隨處可得。故凡須錢購賣之物。均謂之東西也。此說穿鑿附會。極不可通。今人有解之者。謂即今日盛行東洋貨西洋貨之讖語也。此說亦無稽。余另聞一說。較爲近理。蓋日出於東而沒於西。所謂東西者。即自日出時至日入時所需用之物。皆包括在內。簡言之。即一日之間所需用之各物也。再簡言之。即日用品也。或謂指自日出之地至日入之地所有之各物。亦可。然不及前說之佳。不知研究俗語者以爲何如。其另有圓滿之解釋乎。

啞謎

(民間傳說的故事)

呂伯攸

誰也不相信，那身體魁梧的呆大，卻是一個祇會吃不會做的大傻子。有一次，一家農家雇了他去作工，他非但沒有把田畝整理得好，卻是一鋤頭下去，就砍死了一頭肥大的水牛。又一次，別的一家農家又邀他去相幫割菜，他卻一聲不響地把他們新種下的秧針，都一齊割掉了。因此，村裏的農人們，誰也知道他是一個馱子，誰也不願意雇他作工的。

幸喜，呆大的妻子，卻和丈夫絕不相同。她容貌既生得十分美麗，思想又非常靈敏，村裏的人們，卻沒有一個不稱讚她的。

她眼見得嫁了這樣一個馱子丈夫，要想靠他吃飯，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她到了呆大家裏以後，便置備了一架織布機，天天一刻不停地紡織着；織好了，就自己拿到市上去賣，總算勉強維持了

他們的生活。

呆大一點事也不做，終日祇是瞧着她織布；等她賣了錢，買了米菜回來，他卻捧着大碗，大喝大嚼。

這樣過了半年，有一天，她因為勤勞過度，生起病來了。她雖然幾次想掙扎起來，到市上去走一趟，但是，總覺得頭昏眼花，四肢無力，無論如何也不能下牀。她沒法好想，祇得喚進那馱子丈夫來，和他商量。

「呆大，我今天是病得很利害，再不能到市上去賣布，怎好呢？」她說着，又喘起氣來了。

「噲，不能賣，就不賣吧！」呆大說。

「馱子，不賣布，你吃甚麼呢？因此，我想把織成的幾匹，請你拿到市上去賣賣看！」

「賣給誰呢？」

「不一定賣給誰，你祇要一路叫喊着；誰要買，你就賣給誰！」

「哦！」呆大答應了一聲，果然肩着布匹，出門去了。

他一點沒有主見地走着，走着，走過了田野，到了一個小村莊，迎面就遇着一隻大黃狗，他叫喊起來道：「賣布呀，賣布呀，狗先生，可要買匹布嗎？」

狗對他汪汪地叫了幾聲，自管自地跑開去了。接着，便走過一個穿長衫的人來，他瞧見呆大，這樣癡頭癡腦的，心裏就料到他一定是個呆子。

「喂，你的布要賣多少錢？可能賣給我嗎？」穿長衫的人這樣問。

「可以，可以，五塊錢，就賣給你吧！」呆大很高興地把那布匹從肩上卸了下來。

「不過，我今天沒有錢，你把布匹留下在這裏，明天來拿錢，可以嗎？」穿長衫的人又故意欺騙他。

「可以，可以，祇要你能告訴我姓甚麼？住在那裏？我明天可以來收的！」呆大很放心地說。

穿長衫的人很喜歡道：「好極了，好極了，你聽我說吧！——我姓西北風，住在鬼家東，門前尖刀樹上掛，門裏無數小孩童！」

那人念完了這四句，就拿着布走了。

呆大回到家裏，妻子見他兩手空空，便很喜悅地問他道：「你的布都已賣掉了嗎？是賣給誰的？」

呆大道：「是的，已經賣去了，賣給一個姓西北風的！」

「賣布的錢在那裏呢？」他的妻子又問。

「錢，他叫我明天去拿呢！」

他妻子明知道他受了人家的騙，直氣得哭也哭不出來，笑也笑不出來，祇是恨恨地道：「算了，算了，你這馱子，白白地將我兩匹布丟失了！」

呆大聽了她的話，忙笑道：「放心，放心，他有地址給我的，決不會丟失的！」

妻子道：「地址在那裏呢？」

「在這裏，在這裏！我牢牢地記着呢……」呆大便將那人所說的四句謎句背了出來。

「哼，這樣四句謎句，看你到那裏去找呢？」妻子冷笑了一聲說。

呆大被他妻子提醒，果然解釋不出，那「西北風」「鬼家東」……等，是甚麼意思，祇是哭喪着臉，說不出一句話來。

到底還是他的妻子伶俐，她默默思索了一回，早已恍然大悟了。她說：「馱子，這一次總算被我猜出了，以後要小心些纔是呢！——你聽我說，那『西北風』一定是說『寒』的意思，『寒』和『韓』同音，那末，那人一定是姓韓了。」鬼家，」一定是一個坟，你祇要到那坟山東面去找好了。第三句，便是說他門前有一株皂莢樹的，你想，那皂莢不是很像尖刀嗎？第四句，門裏有無數小孩童，那末，他定是一個教讀先生了！總之，你明天祇要到坟山東面，門口有株皂莢樹的學塾裏去，見了那人，尊他一聲韓先生，向他討錢便了。」

第二天，呆大尋到坟山東面，果然有一所學塾，而且門口正挺立着一株皂莢樹。他便走進去，向那塾師道：「韓先生，我來拿布錢了！」

這真是出於那塾師意外的事，他便很驚詫地問呆大道：「你怎麼知道我姓韓？並且會尋到這裏來呢？」

呆大就把他妻子的話，對塾師說了。塾師歎了一口氣，祇得如數將布錢付清了。隨手又在地上挖起了一塊泥土，摘了一朶鮮花插上了。

「你拿這個去送給你的妻子吧！」塾師將那插着鮮花的土塊，遞給了呆大。

呆大也解不出其中的奧妙，果然聽從他的囑咐，很高興地拿到家裏去了。

妻子一看見這東西，便明白他的意思了；她說：「這又是他的啞謎了，他明明在說我嫁了你這
樣一個馱子，好比是一朵鮮花插在泥土上呢！」

她一時十分感動，連連地嘆着氣，怨恨自己的薄命。

小通信

(編者)

投稿諸君鑒。近來因交通阻滯。關於投稿方面。很受影響。寄來寄去。有的延擱。有的遺失。這都是沒有辦法的事。但編者不能負此責任。請投稿者原諒。倘遇珍貴的稿子。還是掛號寄。比較的穩當些。如預備退回時。也須附掛號的郵票。否則萬一遺失。編者仍不負責。三月一號。



日本伊呂波歌

查十二元

伊呂波歌爲日本僧侶空海所作。空海爲千一百四十四年。當我國唐太歷（代宗）九年前人。嘗遊歷海外。歸後目觀國人之輕佛崇神。風氣太壞。乃作伊呂波歌。歌中盡涵佛教真諦。且因聲調諧和。傳誦甚速。人心因得改變焉。

是歌共四句。所用爲四十七個不同之假名。假名者。造成日本文字之字母。如英文之A B C是也。我人分條列義。往往第一第二之外。又用甲乙丙丁。西人則1 2 3之外。又用A B C D。日人則一二三之外。卽用伊呂波。因伊呂波歌。凡屬日人。盡能歌之。故用伊呂波作爲敘述程次之分標。通俗而又便利。甚爲得也。

伊呂波歌。日本大村先生譯爲漢文。先生爲我同文書院中國學生部之部長兼教授。道貌岸然。一學者也。雖不通華語。而精漢文。所譯極老練。惜乎先生以飲酒過多。患胃癌。不治。未壽而逝。今見其詩。不

勝感傷也。

今寺中先生。以伊呂波歌授我等。並加註釋。末附大村先生譯文。並錄如下。

原文

色者勾（へド散リヌルヲ……花之譬
我が世誰ゾ常ナラス……人生無常
有爲ノ奥山今日越ヘテ……死之曉
淺キ夢見シ醉モセメ……寂滅爲樂

（一）大村先生譯文

花雖芳馥兮飄零無奈。 我感人世兮常住伊誰。
幻境迷沈兮而今超脫。 短夢已醒兮醉鄉永離。

（二）同上

紅紫芳菲兮飄零奈何。 徧觀人世兮常住幾多。
幻境沈迷兮而今超過。 淺夢已醒兮弗醉弗魔。

他與她

(續)

華羅琛女士

第二章 別離

結婚之詰朝，光裕抖手切齒曰：否！否！予不能待！予逃！予奔！人無需於我；我何必取厭於人；我詎能爲第二人乎？否！否！予必行！嗚呼！予如我父何！我父其謂我何！嗚呼！予誠薄命！光裕顧影自悲，念及其父而益悲。

光裕子身返，侍婢亦未攜帶。其父大驚，急問曰：何急遽乃爾？何狼倉一至於此？有何奇變，急爲我告。

光裕曰：無他；我不能待歸寧之正期；乞恕我罪。

生不能無益於世；非我父所諄諄誥誡者乎！無花之果世所珍；無果之花世所賤；予豈甘爲無果之花者乎！父乎！予豈能忘汝之訓言乎！人生於世，既應有益於己；又應有益於人；乃予所寄生之新家，予實成爲無益之人；彼無庸我充奴僕；無庸我撐門面；更無庸我主家室。以言奴僕，彼家已前呼後擁；以言門面，彼且羞稱我姓；以言家室，則我之夫已是她人之夫。

李氏怒色滿容；光裕恐其叱責，但乞恕而已。

達仁不責女而責己；自認爲年紀太老；腦力太舊；太不適於時宜。語其女曰：我過我過！諺云種豆得豆，種瓜得瓜；又云犬口不生象牙；而我偏不信，乃子之必肖乃父；愚孰甚焉。我又固執於婚書之不宜退回，迂執甚焉。友負我，我又負汝；女乎女乎！我無以對汝；我無以對汝母於地下。

我父！汝勿自責；亦無庸責彼；此非父之過；亦非彼之過；乃予之薄命之過也。

嗚呼我父！人謂結婚良夕；而予之竟此一夕，雖萬鑽刺心，無此痛苦也。

舉行婚禮，日之方中，予喜欲狂。予積年癡情，默寄之良人，於此始瞻其面目。然而彼之面，若不欲面我者然；彼之目，若不欲目我者然；予初意尙疑其畏羞；轉輾思維，號稱明達之新人物，決不致畏羞。

若是。

迨入洞房，雙雙敘語；了無他客；然唯唯諾諾，無一言出於至誠；紅燈耀室而無真光；彩花滿牀而無真芳；爲彼薰衣裳，彼聞蘭麝不馨香；爲彼盛容飾，彼看珠翠無顏色。姑氏略作寒暄語，尙覺和藹可親；予於絕望之中，尙盼有一線之餘望。

憑窗遠眺；知心人惟月裏嫦娥；房後有一園；信步尋徑；所見皆非素識。遇一柳；垂枝裊裊；容我曲膝；此樹出世，殆已百年；炎涼世態，盡在不言之中。樹畔有一溪；流清且緩；萬籟沈寂；惟此似足以解我之心腸，護我之生命者。

仰首拜明月；俯首乞幽泉；請告我以我之命運。

何以我不見此歷年癡情默寄之良人！何以我之癡情，未能博他之回聲！或者，我之情尙未足以動其情乎！我之心尙未足以印其心乎！予當剖我之心以納於彼之心；予當傾我之情以灌於彼之情；人非木石，必有見愛於彼之一日。予念及此，耳目爲之一爽；手足頓覺輕健；我父不嘗言「至誠可以動天地，堅志可以格金石」者乎。

樹下有一椅；聊可小憩；清流如鏡；瘦容畢照；命途多舛；自怨於今日；尙有望於將來。轉瞬之間，忽聞人語。未幾，聲漸亮；影漸近。側耳靜聽，人乎鬼乎？殆係天使下降，告我以將來之命運者乎？迨至匿身竊視，乃見男女二情人，若隱若現，始則攜手同行；繼則促膝並坐；交頭接耳；情深似海；語甜如蜜；卿卿我我；此曰余身屬汝；彼曰余命託君；此曰矢與汝同生；彼曰矢與君同死；白頭偕老，二人形影外，不許參以他人；碧血歃盟，半夜風霜中，難得消此長夜。嗚呼！此偉男子！此大丈夫！卽法律畀於予之人也；卽父母交付於予之人也；奈何竟爲她女子攘却去！唧唧嚶嚶中，此偉男子不已指天宣誓謂有她無我也乎！嗚呼！有她矣！無我矣！嗚呼！她代我矣！我非她矣！他與她如此，我不復欲有所聞！生我者父；嫁我者父；嗚呼！我父！我腸寸斷！我心粉碎！我生已矣！我命終矣！嗚呼！此大丈夫！父所許於我者也；我所許以終身者也；我自爲幼女，傾我之忠與血，效精衛之棉力以填情海；而今也若此！自及笄以至今日，年年壓線，冀以此情絲，維繫我之情人；而今也若此！我之傾慕，早在相見之前；我之傾倒，更在相見以後。良人！良人！我目中之良人，更良於我心中之良人；我思之；我又思之；此固聰明正直之人也；此固情與義兼備之人也；此我良人也；此我丈夫也；非她之良人，非她之丈夫也。我思之；我又思

之；他尙能鑒我之誠而回頭向我乎？嗚呼！我豈在夢中乎？她乎她乎！其真是她乎！抑我聽之非其真乎！謂我聽之未真，何以是她非她之聲，清脆明亮以入於我之耳乎！

轉眼間，重振我之精神；再引耳以細聆此清脆明亮之聲；乃忽闕寂無所聞。

仰首拜明月；月色似笑我者；低首乞幽泉；泉聲似譏我者。我訴情於月，月答我曰：她她；我葬情於泉，泉亦答我曰：她她。我何罪！我何罪！天地萬物皆棄我！清風颯颯；柳葉拂面；似尙能憐我者。我之知心人，殆惟此柳。我葬情於此涓涓之清流；亦惟此清流能爲我一片冰心之證人。予對此證人宣誓曰：名義上予已字於此偉男子；我父初未相識而愛之；予當尊重父命而亦愛之；予之所天；予終身奉之爲丈夫；予謹守貞婦之本分以終我身；如有渝此，天其殛我。

光裕之不幸，乃是李達仁最大傷心之事；光裕知其父之傷心也，千方百術以解其心；而達仁怒不可遏；急欲奔鮑家，責其婿之無理。

我父！汝勿往；汝勿責其無理。公道不能以力爭；愛情更不能以力爭；我之不幸，非彼之過；情之來，情之去，悉視乎各人之命運；此自然之命運，可聽之不可強之；予自悲予之命運；彼之性與情，予敬之。

且愛之；性直如彼，情真如彼，謂非大丈夫而何？視雙面雙心之外君子內小人，優劣貴賤爲何如耶！彼愛此幼女，彼愛之；彼真愛之；他物不足以奪之；此真一大丈夫也；彼本視予爲外物；彼之情竇，她先啓之；予之深情，彼未見之；彼未覺之；則彼之淡薄，亦復何責。

予本未深入彼家；則予自不難離去。詰朝，遣婢告彼家，謂予有首疾；並稱父病，須歸省。我夫已不在家；姑尙殷勤；翁不置可否。

達仁且憤且怒；捫胸語光裕曰：余誤汝矣；悔當初未畀汝以擇配之自由；余老朽，不隨時尙以俱進；此余之罪也。

光裕曰：否；予當日若自由擇夫，恐亦未必較優；我國目前風俗，尙與西國不同；蓋西國人於訂婚以前，言論自由，彼此藉可深知；我國效西風，譬如畫虎類犬，買犢還珠，予以爲作事如行路；不行則已，行則須達目的地；半進半退而息於半途，其危險更甚於未行之前。文豪辣馬底氏嘗言：「大難所以闢宏運。」中國孟子亦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拂亂其所爲。」人莫不有死；而人之情與心則可不死。子孫仍仍，人之所以傳遞也；而人之不朽，尤賴乎其生前之言行舉

動。

天平之直桿，此端降則彼端升；人生亦然；強於此則弱於彼；予不死！予仍生！予不虛生！予必奉父訓爲金針玉律。予雖不能爲彼之人；予自成爲另一人。

西方諸國爲科學之源；予將西行而習其救人之術；卽醫學是也。學成之後，予以救人爲樂事。回國之後，予先創一小小醫院；不分貧富；不分貴賤；不分男女；亦不分老幼；予一一親手救治之；予以敬我夫者敬之；予以愛我夫者愛之；予以侍奉我夫者侍奉之。予之心，予之血，予之魂，將一一用盡之於病人。建此醫院於故鄉祖祠之旁；予之醫院，卽予之家庭；無異於予心所繫，予血所滿，予魂所托之丈夫；予所侍奉之病人，無異於予心所盼，予血所結，予魂所化之子女。貧病之老夫，予活之；予聞其感謝之聲。老母獨子，予活之；予聞其再生慶幸之歡聲。予念及此，予樂無極；予福無疆。予能救衆生之苦；予又何惜乎自己一人之苦。予以科學之能力，抗此大造之敵；彌此人類不平之憾。予不虛生；予有益於世；予惟一之希望，在此事業；予終身之良耦，在此希望。

欲能有益於世，須先知所以有益之方。予幸矣！予知之矣！予能之矣！

達仁憐其女之苦，又鑒其女之誠；出洋留學，立予贊成。語光裕曰：愛兒！汝言既有理，汝志又可嘉；往巴黎乎？巴黎者，繁華之坑，亦文明之藪也；汝爲余之心花，余命繫於汝；汝有益於世，余卽不虛此生。余幼時曾有奢願，願環游世界，以覘人生之現狀及其進步；願一探何者爲魔人之怪物。無如成室太早，卒不能離國門一步；老守於一舊地，實已貽誤終身。人生如逆水之舟，不進卽退；行不嫌其遲而嫌其中止；時行時止，勢必仍回原處而毫無所得；非但無所得，且更有所失。余自身已追悔無及；汝自不可再蹈余之覆轍；汝其行，汝可補余之前愆；汝欲造福於一家而不可得，汝將爲人類造福。鮑氏小醜爾本無福配我之賢兒。

達仁誦陳子昂之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鮑宅自光裕走後，殆無一人念之者；且多盼其居留父家，愈久愈善。夫謂侍奉父疾，乃爲女之天職；姑之冷淡，自不待言；且尙有數子，均已訂姻；瑣屑之忙碌，殆殊不少。翁氏乃義，冷淡更甚；乃義所愛者爲浮嫖之徒；誠摯如光裕，不在心目中也。

(未完)(留)

袖珍小說

◀ 元二價定册十二部全 ▶

世警	情言	偵探	偵探	偵探	情言	偵探	偵探	偵探	想理
中山狼	海棠魂	青酸毒	傀儡美人	玫瑰花下	羅仙小傳	三名刺	三疑案	狡獪童子	易形奇術
二角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二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偵探	社會	科學	情言	怪神	情言	偵探	偵探	學科	俠義
狡兔窟	蠹情記	幻想翼	銀鈕碑	黑衣教士	五里霧	一聲猿	怪醫案	薄命花	行路難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小庭家

教育部褒獎 賢妮小傳 二冊 五角
 教育部褒獎 續賢妮小傳 二冊 五角
 教育部再褒獎 續賢妮小傳 二冊 五角
 孤露佳人 二冊 五角
 孤露佳人續編 二冊 五角
 妬婦遺毒 一冊 三角

二冊 五角
 二冊 五角
 二冊 五角
 二冊 五角
 一冊 三角

小愛
 說情
 空谷佳人

大 一角五分
 小 一角五分

寓
 言
 小
 說

海外軒渠錄 一冊 三角五分
 飛將軍 二冊 大 一角五分
 小 一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
 出版

說部叢書

說小育教

模範家庭 一冊 三角五分
 模範家庭續編 一冊 三角五分
 雙雛 二冊 五角
 孝友 二冊 五角
 拉哥比在校記 二冊 四角五分
 教育褒獎 三冊 八角
 苦兒流淚 二冊 八角

滑稽小說
 滑稽外史 六冊 大 七角
 小 七角
 化身 大 三角五分
 小 三角五分
 拊掌錄 大 一角
 小 一角
 旅行述異 大 七角五分
 小 七角五分

實業小說 教育部褒獎 愛國童子傳 二冊 七角五分



階級國

(今鏡花緣之七)

胡寄塵

當時林之洋等三人，開船離了劣偶國，走不多遠，就遇着大風浪。飄泊一晝夜，才得風平浪靜，恰好把一隻船也吹到海邊。可是不知道是甚麼地方。

林之洋立在船頭上望了一望，只見是一片很好的陸地，上面有很熱鬧的城市。他又招了李二來望了望，問李二道：「這是甚麼地方？」李二也回說不知。

多九公道：「我們何妨上岸去看看，是怎樣的情形。」唐敖、林之洋齊聲說好。於是仍留着李二守船，他們三人上岸去。走了約摸兩里多的海濱沙路，已到了城下，看見城門上，有三個大金字道：

「階級國」。

多九公道：『甚麼叫階級國？』林之洋道：『不管怎樣，入城去遊玩一回再說。』林、唐二人不做聲，只管向前走。三人到了城門口，就有守城的兵來盤問道：『你們是從那裏來的？』林之洋道：『我們是從他國到此，特到貴城來觀光。』那守城的兵道：『你們既然是從他國來的，可知道敵國的規矩？』林之洋道：『甚麼規矩？』那兵道：『入城要納捐。』林之洋道：『原來如此。不知每人納捐多少？』那兵道：『這是沒有一定的。』

那兵這樣的說着，又將林之洋望了一望，說道：『像你老人家這樣的身體，納捐自然不會多的。』又指着多九公道：『這位先生，恐怕要納多些。』

林之洋道：『到底要納多少？』那兵道：『城門洞裏有磅，請你們三位逐個立在磅上去稱了，才可以說出確切的數目。』

多九公怒道：『我們又不是豬，怎樣要稱我們的身體多少輕重？』那兵道：『這是我們敵國的規矩。請你先生不要發怒。』林之洋道：『他們大概是把我們當郵件看待……』那兵道：『你大人不要見怪。這是敵國的規矩。』

多九公道：「我們同是一樣的人，你爲甚麼稱呼他是大人，稱呼我是先生？」那兵冷笑着不做聲，臉上滿含輕蔑之意。唐敖道：「多九公！不必和他爭辨了。我們不想入城去遊玩便罷，如要入城去，還須依他的規矩。」多九公道：「這是甚麼規矩？我不懂！」林之洋道：「如此，我們就不進城罷。」多九公道：「林、唐二位既然想入城去玩，也不必爲着我而不去。好好就聽他稱罷。」

多九公說完，便立在磅上去；那守城的兵，看了磅上所指出的分量，又用珠算盤算了半晌，對多九公說道：「合納二錢五分銀子。」

多九公走了下來；林、唐二人相繼上了磅，林之洋納一錢；唐敖納一錢五分；統計五錢銀子。三人照數納了。各領了一張入城證；上面寫明了各人的姓名，並寫明了入城專爲遊覽云云。那兵向三人道：「你們拿了這張證，可以到處遊覽；但五日以內，必須出城。至多不過五日。過期不出，有甚麼困難事情，那就莫怪了。」

三人答應着，一同進了城。沿途有人立在路旁，彷彿警察一般；一見三人，就伸手做手勢，向他們討入城證看。三人給他看了，就放他們前行。後來林之洋等三人爲着免去麻煩，就把入城證掛在衣

襟上；警察看見，也就放他們走，毫不嘈囂。

他們走過了約有半里路，遇見了許多的警察；他們的身體，比尋常人要矮小一些。林之洋道：

「爲甚麼這裏的警察，都是矮子？」多九公道：「莫不是小人國麼？」唐敖道：「我最初看見，就覺得很奇怪；然我也以爲不過偶然如此，誰知許多警察，都是如此。說不定真是到了小人國了。」

正在說話時，只見前面走來一個挑擔的人，挑了一擔菜，這人年紀約有三十多歲，卻是生得更矮小，比警察再要小了一半。

林之洋道：「你們看見麼？這裏再有矮子來了。」林之洋一言未畢，橫路上忽走了一個乞丐來，他的年紀也有三十多歲，但是他的身體更矮小，不成個樣子，還不到一尺高。

多九公道：「快看！再有矮子哩。」正在說着，只見那矮小的乞丐，已走到林之洋身邊，伸手向林之洋討錢。林之洋隨手給了他幾個錢，順便問道：「我看你的年紀，也不小了，爲甚麼生得這麼矮小？」

那乞丐道：「好大人！好老爺！我是個討飯的呵。」多九公道：「我們知道你是個討飯的。」我們問你爲甚麼生得這樣的矮小？」那乞丐道：「好老爺！我是個討飯的，所以才這樣的矮小。」

多九公道：「討飯的中間，就沒有長子，胖子麼？」乞丐道：「除非做了官，才會長，才會胖。」你們諸位老爺，比我做乞丐的，自然要長大得多；但是你們若見了督辦，師長，參謀，諮議，就覺得你們的身體是矮小了。莫說督辦，師長，就是一個縣知事，也比你們諸位老爺要長大一些。」

多九公道：「這事到真有趣。」林之洋道：「怪不得他們的國名，叫階級國。大概他們的命意，就是如此罷。」乞丐道：「一點也不錯。」多九公對乞丐道：「你這個人，很有趣，你便跟着我們走，暫時充當我們的顧問；一錢銀子一天的薪水，是不會少你的。不比討飯好些麼！你願意不願意？」

乞丐聞言，連忙跪在地上，對多九公叩了三個頭；一面說道：「蒙老爺的栽培，生生世世，感激不忘。」叩完了三個頭，才立起來，片刻之間，他的身體，忽然長大了許多。雖不能和多九公一樣長大，卻比那賣菜的人，已高得多了。

多九公等三人越發覺得奇怪。問乞丐道：「你爲甚麼片刻之間，便長大了這麼許多？」那乞丐道：「這都是你賜給我的。我從前是乞丐，所以矮小；如今一躍而爲顧問，怎麼不長大起來？不過顧問也有幾等；現在我是你的顧問，當然比你還要矮小得多；倘然我時來運來，做了督辦，師長，或是總司

令的顧問，那就比你們還要高大得多了。恐怕你們要認不得我。」

多九公笑道：「這真有趣。」乞丐道：「這是常事，一點也沒有甚麼稀奇。我從前是乞丐，應該矮小，人家應該稱我做叫化子；我如今做了顧問，應該長大，任便何人，也應該稱我一聲先生。像那些警察，兵丁們，都應該叫我做老爺。」

林之洋道：「我們也應該稱你做先生了。你姓甚麼？我們就稱你做甚麼先生。」那乞丐道：「不敢。敝姓劉。」林之洋道：「那麼就稱劉先生了。」那乞丐雖然口說不敢，而在實際上，卻已居之不疑，居然自命爲劉先生了。

他們正在向前走着，只聽見遠遠的一陣雷聲，接着脚下踏的地，就搖動起來。多九公道：「不好。莫不是地震麼？」劉先生道：「不要緊。這是胡大帥的汽車經過這裏。」

一言未畢，只見那邊一付汽如，風馳雲捲而來，滿地的灰塵，都被他揚起，弄得滿天飛揚。汽車幾乎樣小輪一樣大，所謂胡大帥，坐在車中，還有一丈多高，倘然立起身來，真個像大寺院山門口的金剛一般大小了。

多九公等數人立在起旁，呆呆的看見胡大帥的汽車去得遠了。多九公才歎了一口氣道：「我看見胡大帥，彷彿又到了大人國裏了。他這般長大，真了不得！」

劉先生道：「還不算大。胡大帥不過是第三等有勢力的人罷了。還有第一等、第二等有勢力的人，你們還沒有瞻仰過。」林之洋道：「我們不知可有機會瞻仰瞻仰？」劉先生道：「你們在這裏多遊玩幾天，或者有機會。」唐敖道：「我們的入城證，不是限用五天麼？」劉先生道：「就是五天也罷了。在五天之中，一定有瞻仰大人物的機會。」

唐敖又問道：「剛才我們進城時，守城兵要稱了我們的身體，然後納捐，是甚麼意思？就是所納的捐，也多少不等，又是甚麼意思？」劉先生道：「要稱你們的身體，就是估量你們是不是大人物。凡是大人物，身體就長大，當然是重。不是大人物，身體是矮小，當然是輕。不過你們三人相差有幾，所以必須過磅。」多九公道：「身體重的納捐要多，身體輕的納捐可少些麼？」劉先生道：「不是！不是！你剛剛說反了。身體愈重的，當然和大人物愈接近；那麼納捐當然要輕，甚至於一錢不納。再重的，還要替他辦差。身體愈輕的，和大人物相隔愈遠；那麼納捐當然要重，甚至於揮諸門外，不許你進城。」

多九公道：「原來如此。我至此才明白了。」

林、唐二人聞言，也大笑起來。

劉先生帶領三人，在城裏遊玩了半天；所遇見的人，身體大小不等；而相差的程度，實在是出人意外。大的竟如大寺院裏所塑的佛像一般大；小的竟如小孩子玩的洋囡囡一般小；而大小的程度，都以階級的高低爲標準。他們三人，每到一處，都有劉先生做顧問，無不事事明瞭。如此遊玩了一天，便同投一個旅館住宿。第二天照舊出去遊玩。

多九公道：「我們從前到過大人國，又到過小人國，已算是很奇怪了。卻不料如今竟遇見了大人、小人同居一國。」林之洋道：「大人、小人同居一國，還不算奇；最奇的是劉先生於頃刻之間，由小變大。小的既可以變大，大的也必能變小。劉先生可不是麼？」劉先生道：「正是。譬如前回看見的胡大帥，你見他這般大；只須打了一個大敗仗，怕他不立刻變小。或者小到一尺高，七八寸高，都說不定。」多九公道：「變大，變小，旁的事都不成問題；只是難爲了衣服。做大人物時着的衣服，到了做小人物時小能着；做小人物時着的衣服，到了做大人物時不能着。豈不是很困難麼？」

劉先生道：「一點也不困難。這個也可說是不成問題。因為由大人物變成小人物，他原有的一件衣服，可以拿來改做幾件，幾十件。雖然費些裁縫工錢，卻是由一件變為多件，也很合算。有些人一時穿不了，把多下來的，轉賣給別人。至於由小人物變成大人物，衣服當然是不能改製的；然由小變大，無不由窮變富，區區幾件衣服費，算不得甚麼，也可以說不成問題。」多九公笑道：「到底劉先生的見聞廣，閱歷深。我們所見不到的地方，他能一一知道。」林、唐二人也說了一些恭維劉先生的話。劉先生覺着很得意。

如此過了幾天，劉先生忽然來報告道：「後天有看見最大的人物的機會了。」多九公問甚麼機會。劉先生道：「後天大會操。全國大軍閥，都聚在一起。我們平時不能瞻仰到他們丰采的，那時候可以去瞻仰瞻仰了。」多九公道：「這個機會真好，不可錯過。」

唐敖屈指算了一算，道：「後天不是我們到這裏來的第六天麼？我們明天已經是滿了五天的期，至遲明天下午，要出城的。怎樣等得到後天？」多九公也屈指算了一算，道：「不錯！我幾乎忘記了，明天已滿期。但不知能展期不能？」說着，望了一望劉先生。劉先生很失意的答道：「展期是不能的。」

你們三位還是明天動身出城罷。」

到了明天，已是第五天頭上了。多九公等三人，收拾起程。一面付清了旅費，一面付了劉先生的薪水，前後五天，共計薪水五錢銀子。劉先生接了五錢銀子，謝了多九公等三人。剛鞠了一個躬，再立直身體。頃刻之間，他的身體，又變小了許多。他自己說道：「小人取消了顧問的頭銜，依然是一個乞丐。所以我的身體也變小了。諸位老爺們，不必再稱我做劉先生，只管叫我叫化子罷了。」

多九公見他說得可憐，另外給了他一錢銀子，彼此才分別而去。多九公等三人尋路出城，在路上更看見許多大大小小的人，有的是很小的身體，卻着了大而且長的衣服；這大概是身體由大變小，衣服一時不及改製罷。再遇見一人，坐在路旁的涼亭裏，身體非常的矮小，卻是面貌有些像當日坐在汽車中的胡大帥。多九公低聲說道：「這莫不就是胡大帥麼？爲甚麼五天工夫，就變得這樣少？」唐敖道：「說也奇怪，面貌實在是一個樣子，我不信是兩人。」他們這樣的說着，不知不覺，已到了城門口，守城的兵，將入城證收了回去，才放他們出城。他們回到海邊，上了船，將在城裏所見的種種怪事，說給李二聽，一面開船，又向他處進行。（本篇完，全書未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期分解。）

身 子 虛 弱 行 步 艱 難

現下強壯肥胖精神百倍



感謝嬰孩自己樂片奇功

小兒胃不消化兼患蛔蟲之症
 為害最烈此所以天聚德李廣
 玉先生深感嬰孩自己藥片之
 奇功矣
 甘鎮番縣天聚德寶號主人來
 書云小兒現年三歲久患食積
 蛔蟲之症身子虛弱行步艱難
 自服嬰孩自己藥片之後與前
 大不相同身子肥胖精神百倍
 誠係嬰孩自己藥片之功也鄙
 人深盼凡患有相同之症者可
 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
 士醫生藥局函購郵報在內藥
 片每瓶大洋六角請刊報章
 無恩可報特寄片紙請刊報章
 嬰孩自己藥片乃是韋廉士醫
 生為嬰孩及小孩特製之靈藥
 專治嬰孩胃弱不化便閉吐
 肚痛腹瀉驚風痰厥嘔吐風
 出牙痛苦驚風痰厥嘔吐風
 感冒痛等症凡經售西
 藥者均有出售請為認明真樣
 以免假冒影戲為要

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

文 學 叢 書

文 學 概 論

馬宗霍著 一冊 七角

書分四篇(一)緒論分述文學之界說起源
特質與功能(二)外論述文學與語言文字
思意性情志識觀念人生時代之關係(三)
本論述文學之門類體裁流派法度內相外
相及精神(四)論讀書之門徑此書材料豐
富編制精當爲文學概論中唯一之善本

文 學 評 論 之 原 理

景昌極譯 一冊 六角

本書去原著之繁蕪而存其精華於文學原
理文思甘苦以及論文之道闡發透闢編末
附吳君兩僧之「詩學總論」

歐 州 文 學 入 門

顧鍾序譯 一冊 六角

本書對於歐洲各時代各國文學之狀況思
想之變遷均有切當之見解最便初學

小 說 的 研 究

湯澄波譯 一冊 九角

本書爲美國批評文學家 Bliss Perry
所著主要目的在討論小說之藝術全書計
十三章首論小說之性質目的及與詩
戲劇 科學之關係次論小說作法如人物
佈局 處景等末論小說之派別 形式 及
小說作家之態度末章「現代美國小說之
趨勢」對於近代美國小說作一簡略敘述
可資參考

小 說 法 程

華林一譯 一冊 七角

書爲美國小說批評家 Clayton Hamilt
on 所著凡小說之目的性質結構人物
作法 文筆等無不條分縷析簡明討論理
論實用兩皆顧及可稱善本且書中人名皆
由譯者註其生卒國屬所引諸書亦擇要各
述其內容讀者得此對於歐美之史詩 戲
劇 小說當可明其大概也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章簡稿投

載轉許不

一 本刊登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
 二 投寄之稿請書明
 三 投寄之稿請書明
 四 投寄之稿請書明
 五 投寄之稿請書明
 六 投寄之稿請書明
 七 投寄之稿請書明
 八 投寄之稿請書明
 九 投寄之稿請書明
 十 投寄之稿請書明

中華民國六年三月九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表目價告廣

表價定

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定價			零售每册大洋陸分	全年十五册		
							全年	半年	時期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正正	正正	正正	正正	正正	五	二十	二十五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後中	前中	前中	前中	前中	十	三	三	四元六角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請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辦實綠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英 語 週 刊

六 百 期 紀 念

發 行 特 號

本刊自六〇一期起，內容重行更定，長篇文字凡可結束者均於六〇〇期內結束，其不及結束者亦告一段落，并因六〇〇期紀念，以六〇一期為特

革 新 內 容

號，擴充篇幅，登載專家論著，茲述內容如次：

新 增 門 類

增闢各欄有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Language, 內述商業上各種手續及應用文字，為研究商學之指南。有 Fairy Tales of All Nations, 登載趣味濃厚之神仙故事，足為研究歐洲文學之前導。有 Stories of Modern Invention, 選錄關於世界著名發明品之經過情形，足以鼓起研究科學之興趣。

原 有 門 類

原有 Poems and Prose Passages Interpreted, Best Short Stories, Famous Modern Drama, One Hundred Short Narratives, Idioms and Errors in English, Scientific Questions Answered 各欄仍擇趣味濃厚問題重大者陸續登載。至 The Young Man's Problems and English by Chinese Students, 一為誘掖青年之論著，一授學者以練習英文作文之良機，皆繼續如舊新聞，改用小號字以求增多材料，封面登歷史名人畫像，并其小傳。

特 號 內 容

特號除通常各門文字之外，登有特約撰譯多篇，皆自為首尾，不與他期連貫。內有 鄭君宣灼之 "Rockefeller's Advice to Young Men", 周君越然之 "Short Japanese Poems", 李君培恩之 "Hints for School Paper Editors", May K. Toy 之 "Jane Austen's Heroes and Heroines", 周君由塵之 "Of Before a Possessive", 桂君澄華之 "The Fairy Tale as Literature", 蘇君光龍之 "Suggestions Mean Literature", 顧君潤癉之 "Hints for Beginners in Translation", 李君伯禹譯註之 "A Story of Divination", 周禹其君所譯之 "The Scholar of An Yong" 等，皆有價值之文，並附本刊四〇一期至六〇〇期之分類總目，尤便檢查之用。

本 刊 特 號 即 六 一 〇 期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出 版

每 冊 三 分，內 國 郵 費 半 分，外 國 郵 費 二 角 四 分 (連 郵 費)。
 全 年 五 元 一 角 五 分，內 國 郵 費 半 折，外 國 郵 費 不 加。
 每 冊 一 角 一 分，內 國 郵 費 半 分，外 國 郵 費 不 加。
 特 號 定 價 每 冊 一 角 一 分，內 國 郵 費 半 分，外 國 郵 費 不 加。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啟